

173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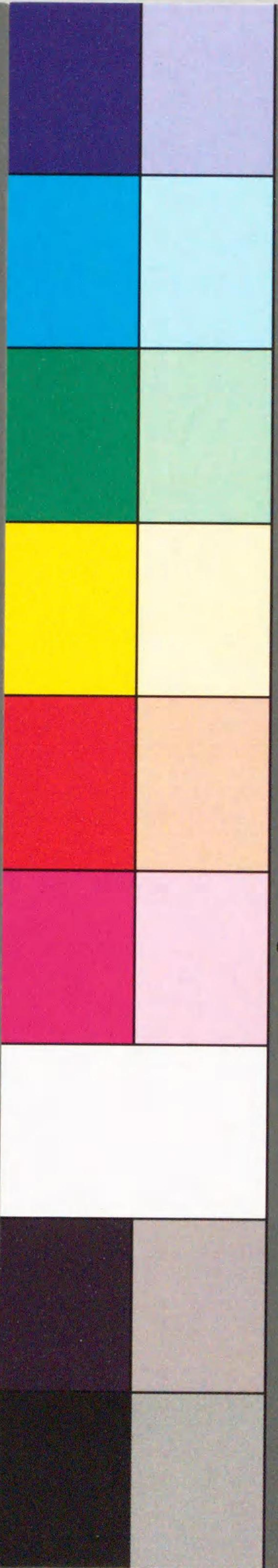
卷一  
總論  
起三皇紀  
訖周考王

通鑑集要  
林厚德校點  
一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諸理齋  
林東園

編輯  
訓點

# 通鑑全集要

川田雙江  
三島中洲

校閱

明治十四年四月廿一日

校刊博鑑集要序

物史印體。日紀傳。日編年。日紀事

本末。蓋考世次。講制度。察治亂

興廢之故。莫善於編年。而涑水

通鑑為宗。顧其著筆。起由來



諸理齋  
林東園

編輯  
訓點

# 通鑒集要

川白雙江  
三島中洲

校閱

明治十四年四月廿二日交換與新瀨字校

特31

173  
31

校尉博

鑑集要序

物史印

體曰紀傳曰編年曰紀事

本末蓋考世次講制度察治亂

興廢之故莫善於編年而涑水

通鑑為宗顧其著筆起由末



戰國止五代後儒益以前編外  
編續編長編上下數千歲卷帙  
浩瀚讀者往往望洋之歎亦  
垂髫在舊里從塾師讀歷史綱  
鑑通鑑攬要註書特以力通鑑

集要溫習日久肯誦飛遺既而負  
笈東游讀涑水通鑑紫陽綱目  
涉獵二十二史旁及袁氏陳氏之  
所輯時有羽倉簡堂先生為講  
史學尤精通鑑余性渴則舉疑



義若干條相難詰。乃憑臆。應若。先  
生首肯稱善。然余於通鑑。通讀  
一過。未甚習熟。其能云云。去。由童  
時所誦。先得要領。譬之行旅。閱  
地圖。名山大川。閱津驛站。約畧辨

之胸中。然後就途。則步馬。馬。馬。舟  
且車。馬。跋涉萬里。亦不難也。吾友  
東園林君。校訂集要。將錄梓。以公  
於世。以其記載止元。更鈔明史續  
補之。余恣憑為序。卷首。為集要



之為書。詳事實。略議論。愈於綱  
鑑攬要。據綱目。主倣。以貶者。昔司馬  
君實修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成。而能卒  
讀者。獨王益柔一人。君實亡。患本書  
浩大。雜領畧。晚著舉要。歷八十卷。

今散佚不傳。夫舉要亡。而集要出。苟  
沿流溯源。人不可得。以為王益柔。則  
此舉之益於史學也。必矣。抑史  
學正。通鑑有正史焉。有別史焉。  
有雜史焉。皆不可以不講習。而後



進入門。宜自集要始。是年之訪  
實踐云。

明治辛巳孟春 龜江川田剛撰



即山神波桓書



刻全采備題通鑑集要序  
史籍所載歷代治亂安危興廢  
存正之理無不備焉故人史學  
之難也予於髫季在風簾中亦  
嘗患其浩瀚逮遊甘泉湛先生



東廓鄒先生之門嘗以史學之  
難為質而欲得其要焉二先生  
不俟於贅而皆以明道先生讀  
史之法予就其說而攷之則曰  
讀史不要看事跡讀一半便掩

卷思量夫思者本於心也謂得  
諸心則雖博而不見其為泛不  
得諸心則雖約而無以明其理  
故每以心會之見其支離者可  
以合而一浩繁者可以會而約



扞格者可以曲而通然後喟然  
歎曰此先生謂我矣學者能以  
心求之則雖史記綱目諸書亦  
有所指歸而不見其難矣予弟  
淮曰子侄輩謂理齋諸先生通

鑑集要節去繁文以致其約備  
存統紀以昭其合事實缺畧者  
間註以增之題目正大者標題  
以繫之簡而明要而不漏數千  
年治亂安危興廢存亡歷如



指諸掌誠讀史之門戶稽古之  
筌蹄也近因字寢訛而題尤未  
備故欲增其題校其予捐貲而  
鏤之以廣其傳特請序於予焉  
予曰此提挈綱維開示切要俾

射策者易於誦閱意亦勤矣然  
反之於甘泉東廓先生之教終  
不若求之於心之為要也故學  
者之於史書始焉旁搜以博其  
趣既焉詳說以約其理合博約



而誠之於心思以會其精此予  
得之於先生故因其請而筆之  
直欲以是而望諸來學也是為  
賜進士文林郎知嵯縣事太邑  
良仰松譚潛謹識意亦彼矣然

論古今大帳簿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  
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  
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  
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讎書之  
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



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朕發越貫串治  
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  
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朕高  
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叅治今病則  
膽力自朕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  
論大文章則筆力自朕宏達今子弟史學

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  
卽龕龕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  
已茫狀不曉况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  
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一部通鑑  
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  
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



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皆坐  
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百司  
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  
宗法勅令脩撰編脩檢討番直史館編紀  
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  
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

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  
任用不至杜撰鹵莽是於循職之中寔寓  
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  
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于交  
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  
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



序三  
務及至團局脩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  
聚頭磕膝子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  
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  
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  
恐非得中之論昔程伊川先生几案間無  
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

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直難處  
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  
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  
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子弟不讀  
史史官不編史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  
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筭帳簿的人旣



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  
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  
家之事燎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  
大帳簿也

雲間眉公陳繼儒題



例言

○原本間有誤脫。今就諸書考訂。記之於欄外

○原本至元終。余不揣淺陋。補明以爲一卷。卽太祖至莊烈爲正紀。以唐桂二王爲附錄。正紀之成。友人龜谷子藏爲視草。附錄則野口士政之力居多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 林厚德識



即帝十四卷十一頁 林學斯齋  
 野草相發銀理口士如文式亂多  
 王或相殺五味之如丈人龜谷千難或  
 一奉明太時至甚然為五味以樂林二  
 ○取本生示絲余不識對剛蘇即以為  
 效離水  
 ○取本問百焉銀今海精書表信品之  
 四言

新刻通鑑集要目錄

卷之一

三皇紀

五帝紀

夏商周紀

卷之二

周紀

列國紀

秦紀

卷之三

漢紀

附王莽

州北陣對風

州北陣對風

州北陣對風

州北陣對風

州北陣對風

州北陣對風



卷之四

漢紀

卷之五

後漢紀

晉紀

南北朝

宋紀

齊紀

梁紀

陳紀

隋紀

附 魏 吳 晉 三僭國

附 北朝魏紀

附 北朝魏紀

附 北朝魏紀 東魏 北齊

附 北朝後周 北齊

附 北朝後周

卷之六

唐紀

附武后

卷之七

唐紀

五代

後梁紀

後唐紀

後晉紀

後漢紀

後周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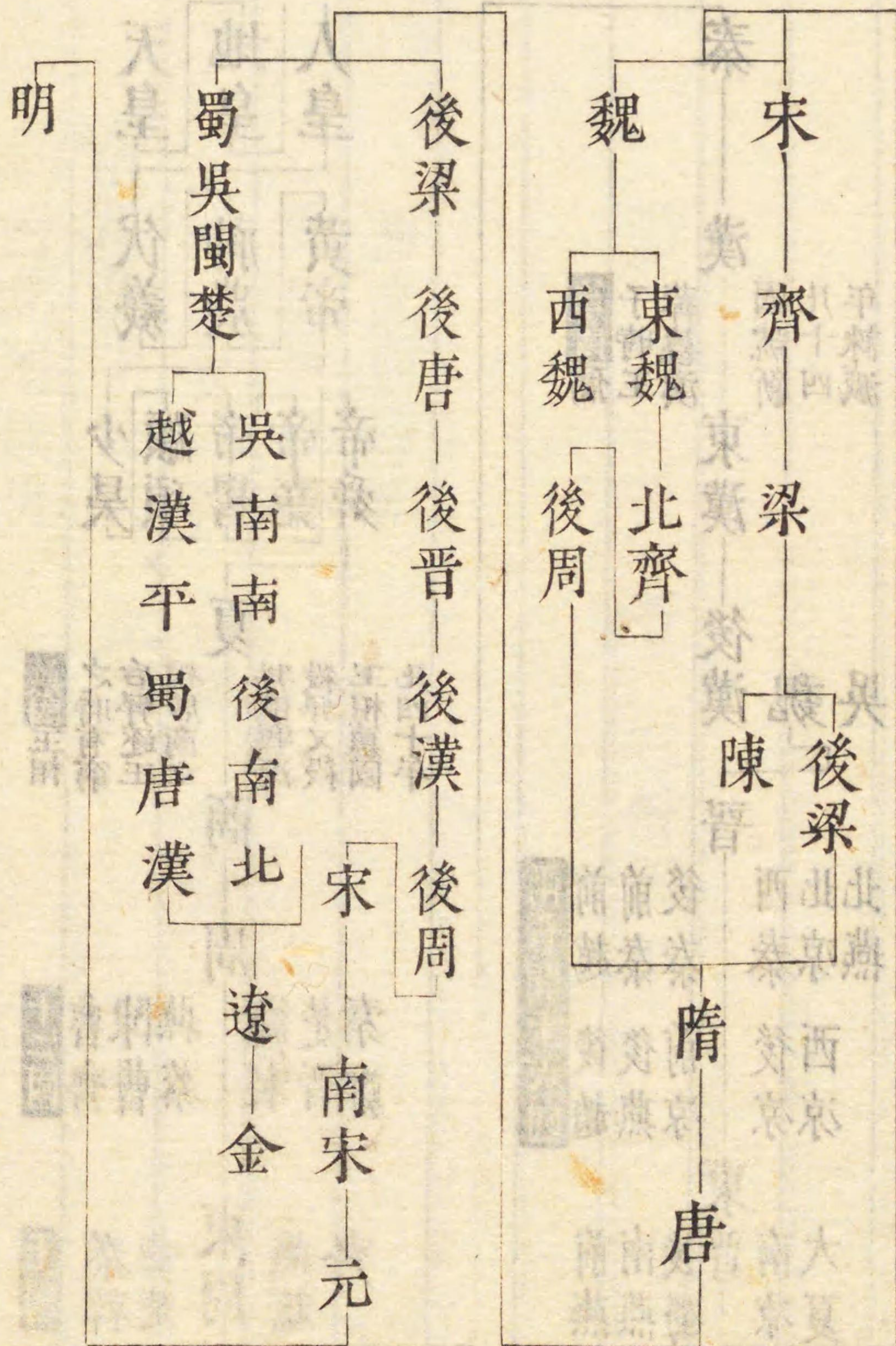
卷之八







# 傳授之圖



## 潘氏總論

陽節潘氏榮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姦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爲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寵桀之商以妲己寵紂之周以褒姒寵幽王寵妃○此不能修身所致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之後又遷都于洛是爲東周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反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

治天下有道  
治天下有法  
治天下有本  
人心悅而天下和  
三者之要在身  
三代純用禮樂

天子作春秋以正王化

通鑑集要

總論



通鑑集要

孟子陳王道以五人

聖賢為萬世生民而

發

漢高豁達

大度

漢高可與

有為

張良辟穀

漢文沉潛

而不能剛

漢武高明

而不能柔

克

綱論

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

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旋迹熄澤竭人私

其身以保身為貴而不知忠君士私其學以異端為學

之真如荀卿異端蜂起聖學榛蕪如榛荆荒蕪秦漢而

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

漢高之興去古未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為之

君也朕以輕士嫚罵如嫚味吐哺凌辱大臣如夷族韓

張良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

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潛而不能

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夫何

踐祚之初示民以詐短喪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庶富

修已立誠

之道

漢武悔心

之萌

漢昭識上

官祭之詐

霍光不學

無術

霍光不能

以道事君

光武有志

於治

孔明有王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而修已立誠之道幾乎息矣此論文帝治喪易月為數窮兵黷武

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藹朕其悔心

之萌乎此論武帝窮兵黷武如征單于征大宛斬郅支

不狀則亡秦之續耳漢昭十四而識上官祭之詐似可

有為惜霍光不學無術不能以道事君如廢昌邑王及

光武有志於治如首舉文臣而輔相亦非其人如馮異

類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姦雄曹操僭竊之際董子雖有

大志而亦不得其位鄧騭楊震之徒不識保身之機隲

初三年為大將軍五子皆封侯及太后崩不知退被宮

人誣鄧廣宗謀廢立騭與五子皆自殺震延光時為太

尉上書諫宦官專權楚畧等其諧之策外戚之禍王莽

追印綬還歸故郡行至咸陽飲鴆而死內豎之變曹節王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之

通鑑集要

恩論

二



通鑑集要

太宗號為英主  
太宗勵精求治  
希世賢君

魏徵辰羸之喻

點籌  
洗兒

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為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

賢君也朕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劫其父世民欲起

兵使裴寂將隋晉陽宮人侍其父也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巢刺王太宗弟元吉也因

謀殺太宗事泄被誅太宗納其妃楊氏生子明封曹王使繼元吉之後其謬已甚若非魏

徵辰羸之喻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矣太宗后文德皇

立妃楊氏為后魏徵引辰羸之事以諫乃止辰羸秦穆公女也晉太子圍為質於秦秦以辰羸妻之子圍逃歸

是為懷公後子圍之叔重耳復往質於秦秦以五女妻之辰羸與焉晉以叔姪亂倫唐以兄弟亂倫閨門

如此其子孫又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

帝武氏太宗之妃高宗納以為后太真已配壽王楊太真明皇子壽王中

宗親為點籌於韋后中宗之后韋氏與武三思雙陸中宗為之點籌明皇賜洗

太宗垂統所致

五王有大功於唐  
韓陸勤懇於章奏

兒錢於貴妃洗祿也卒為天下所笑豈不皆由太宗垂統

之所致與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

璟李泌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

或以見疎如太宗疑魏徵阿黨高宗疑無忌張柬之韓

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反正廢主有

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東之等廢武氏斬張易之昌宗

謗凌韓愈陸贄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愈

辱死韓愈陸贄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愈

潮陽贊他尚何說哉蓋唐之亂也始於武韋武后危於

貴妃壞於藩鎮如魏博田承嗣亡於宦官如韓全暉等

駕外遷隨致羣而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鄭潛崔寔武三

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

通鑑集要

魏論

三



通鑑其要

暴秦以呂

易贏

弱晉以牛

易馬

天速秦隋

之滅

柴世宗粗

有三代遺

風

綱論

內外交締始終為難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呂易贏

始皇陽翟大賈呂不韋之子是嬴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

恭王如夏后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冒姓司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隋楊廣

弑其父而自立即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

蓋以趙高楊素之姦而致扶蘇楊勇之死是天所以速

秦隋之滅也且秦政之暴過於隋堅楊廣之惡浮於胡

亥覆宗絕祀不亦宜乎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相尋

戰爭不息名為君臣實為仇敵世降至此惟柴世宗

太宗養粗有三代遺風愛民薄斂而使之不壽豈天將

啟宋世之治也與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

如亮與瑋等八王互相殺戮也羣胡乘釁如石勒劉聰濁亂中原生民

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陶阮王導謝安陶侃阮籍富貴風

江左亦賴

流節行標致沛乎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朕朝廷之

得失姦雄之篡弑則亦邈乎其不能正也迨拓拔氏興

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為禮義之邦矣宇文高

祖宇文姓名翳完顏世宗完顏姓名金其亦賢乎江左君

臣寧不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

能行之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自晉至隋南北

之君率多不得其死惠帝為司馬越所弑懷愍並為劉

為太子楊廣所弑賜帝為湘東王或所弑後廢帝為蕭

孝文移風

易俗

孝文禮義

之邦

所謂不如

諸夏

通鑑其要

綱論



近代法網之密

忠愛之心油然而興曹彬誓不妄殺使知不留之意

道成所弒齊昭業昭文俱為蕭鸞所弒梁孝元為蕭瑄所弒獻文帝為馮太后所弒孝明帝為胡太后所弒節閔帝為高歡所弒孝文帝為宇文泰所弒孝靜帝為高洋所弒後周閔帝明帝又俱為宇文護所弒蓋以國亡族滅其故何也蓋得之以不仁上行而下效身為天子死無噍類嗚呼哀哉至于宋祖未嘗為學晚好讀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為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一不妄殺凱還之日行李蕭然遣吳越歸國而使知不留之意吳越王來朝羣臣多欲留之太祖獨封處將相群臣章疏使歸國視之此不留之意也將相之間則喻以相安之情喻石守信等孟酒收兵權之類待諸降王以賓禮如待吳越王錢俶荆南王高保權廣南漢王劉鋹西蜀王孟昶南唐王李昱以客禮也易諸節鎮以儒臣以儒臣為知州等官而收藩鎮之權也使舉德行孝弟之士以隆禮義廉耻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哉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蕩平平之道不外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為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于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賢臣如用文彥博等而天下無事暨于哲宗之初是為垂簾之

人主知九經之義

蕩平平之道不外是

興文學以風四方仁宗終始如一

英宗謙恭任賢

禮如待吳越王錢俶荆南王高保權廣南漢王劉鋹西蜀王孟昶南唐王李昱以客禮也易諸節鎮以儒臣以儒臣為知州等官而收藩鎮之權也使舉德行孝弟之士以隆禮義廉耻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哉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蕩平平之道不外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道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為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于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賢臣如用文彥博等而天下無事暨于哲宗之初是為垂簾之



元祐號稱  
沼乎  
人才之盛  
莫過於宋

文章德業  
前世無  
太平天子  
女中堯舜  
神宗刻意  
圖治  
神宗傾心  
安石君臣  
以堯舜相  
期

政宣仁高皇有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何愛於髮膚任  
賢不貳用司馬去讒不疑去蔡故自建隆至於元祐號  
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初有趙普范  
質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  
趙抃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張文呂司馬之徒  
俱為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以興為之輔相當  
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謂之  
太平天子又稱宣仁為女中堯舜嗚呼休哉神宗刻意  
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  
以堯舜相期東周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為庶幾  
復見都俞吁咈之治惜安石之學既執而蔽引用凶邪

宋不得與  
於斯文  
真儒皆王  
佐之才

宋君仁厚  
有餘  
宋臣德業  
有加

如呂惠卿反治為亂使天下之人囂狀喪其樂生之心卒  
之羣姦繼進如章惇蔡釀成靖康之禍宋徽欽二宗用  
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上有好治之君下有慕治之民  
而濂洛羣哲如周程張曾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是宋  
不得與於斯文也豈天未欲使茲世躋堯舜之域與何  
道之不行也嗚呼真儒輩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後  
寧宗以前指以朋黨斥為偽學竄逐禁錮崇寧間蔡京  
軾程頤等為姦黨慶元間始無虛日姦邪疊興為國大  
蠹始於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為汲引相繼升於廟堂  
用舍如此安得不亡乎蓋宋之人君仁厚有餘而剛斷  
不足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未盡如寇準王明乎



通鑑綱目

真宗不知  
寇準之貶

大防何以  
至虔州

秦檜通天  
之罪

二帝三王之道以接乎孟氏之傳者周程又謹其進退

之義故終宋之世亦只如此而已使賢者不能無遺恨

於斯世也且真宗不知寇準之貶天禧四年丁謂貶寇

神宗不識惠卿之奸熙寧七年惠卿變新法而神宗反以為忠又豈不為明

君之累邪至於哲宗昏庸尤甚信任姦慝屏逐忠賢却

問呂大防何以至虔州紹聖四年章惇貶大防哲宗左

右不對亦可羞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

而殺之徽欽二宗在北庭岳飛進兵汴京將破其虜兀術憂懼欲遷都秦檜矯詔班師殺之高宗

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真德秀魏了

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惟不能以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

責竄逐之寃紹興五年浚鼎皆相紹興八年浚鼎皆貶理宗慶元八年召德秀了翁未期年為史

彌遠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凶居相位登進

同類布滿朝廷祇為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為忠

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

餘端宗景炎元年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

顛沛流離之際為國之光是亦豈非祖宗尊賢敬士之

報與蓋其興也以大臣之賢趙普其亡也以大臣之姦

等秦檜故雖有大臣之誤王安石而亦有大臣之報天祥為

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哉夫正身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

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

之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

天祥身任  
三百年綱  
常之重  
祖宗尊賢  
敬士之報

人君端其  
本原

通鑑綱目

忠論



文武成康之治  
漢唐宋所以興

也。匈奴突厥五胡北魏契丹女真世有位號若使吾無  
 間而可入則幽王不死於犬戎明皇不敗於祿山呼延  
 晏劉曜不能以陷晉都而懷愍不辱於強虜矣更衣幹執蓋幹  
 離不粘罕不能以犯宋京而徽欽不死於漠北矣幹離不與  
粘罕二人皆遼將也虜去徽欽二帝蓋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萬邦咸休  
 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不特在於四夷而且在蕭牆之  
 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修己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而焦思夏禹之治  
 也六事以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幽詩文武成康  
 之治也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  
 行興孝弟隆禮義尚廉耻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

王欽若守  
 天雄軍  
 閉門修齋  
 誦經數者  
 何補治道  
 仁傑毀淫  
 祠仁傑所存  
 四祠  
 胡穎經畧  
 廣東  
 胡穎殺蛇

也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垂及敗亡猶不能悟齊元  
 為周師所圍尚講老子齊元即北齊後主高緯也後周兵師至城下披甲尚講道德  
 經梁武為侯景所逼惟談苦空禪云有一二空外空事內空大空小空之類  
 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武帝三捨身為寺家奴奉道之  
 勤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徽宗也朕則餓死臺城而  
 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  
 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漢之藩王也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  
 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修齋  
 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江  
 南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唯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穎經畧廣東毀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



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則必焚之胡穎三國時人為廣東經畧使蛇在佛像中每祭出食酒肉又云必要入祭穎碎而殺之而杖其守護之僧以脫愚俗之惑淫祠盡毀焚之以解世人之疑  
 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乃自明帝始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明帝時遣博士蔡愔等十八人往迎佛法而釋伽石室以佛像繪於清涼臺其臺冬無大寒夏無大暑故名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為宗而名曰道晉魏以來其法漸盛僧尼道士日以益眾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至如石勒之於佛圖澄石勒五胡之亂首也

漢明帝烏得逃其責

要在明先王之道

佛圖澄僧名符堅之於沙門道安符堅亦一胡也道安石勒信事之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姚興亦五胡之一也拓拔太武之於寇謙之拓拔太武北魏之主也謙唐武宗之於趙鼎真真武宗敬事之名宋道君之於林靈素靈素道士名往往事以師禮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奇異之禍石勒為殺符堅為慕容廆所殺寇謙之為覆轍相尋迷而不悟宦官宗愛所殺道君為遼人虜去流弊千有餘載漢明帝烏得以逃其責哉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况復有鬼怪人妖邪說暴行雜狀並興以惑世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耳此盛彼衰自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恩論

九



明道之實  
武帝好儒  
術  
仲舒修己  
治人之策  
程伯子稽  
古正學定  
志之論

狀之理也辨人才審治體明教化厚人倫此明道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修己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慕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卞之流創制新法以擾其民用舍之間安危所繫袁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漢靈帝熹平五年宦官專權羅織賢士禁錮黨人爰及五屬袁紹為渤海太守起兵討宦官其除劉裕不興則藩鎮強臣之患不息劉裕晉世藩鎮篡位劉裕起而滅之裕後受晉禪為南宋高祖朱溫不來則宦官宮妾之亂不止宋溫唐末人時宦官宮妾互相為亂宋溫入汴收而誅之後為梁高祖狀癰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喜用奸邪者真得以從己之欲而

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狀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滅身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國滅其臣又安得以獨存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未滅而宦官張讓等一千餘人已就誅夷王莽盜竊神器而傳首詣宛光武在宛諸將既誅王莽梁冀七侯三后和帝之母冀之姑也順帝之后冀之妹也六貴人二大將軍梁冀父子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冀權恃寵而致家中收其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大小皆受誅夷之用明皇幸蜀李林甫斲棺鞭屍林甫唐之奸相祿山已死將士取楊國忠斷頭注槩國忠楊貴妃之兄明皇其屍鞭之反明皇不聽國忠欲取信已言激祿山為亂明皇幸蜀至馬嵬將士饑餓憤怒爭前殺之以其頭注于槩示眾



治亂興亡之所由

正誼明道

仁傑反周為唐

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五人為李茂貞所殺復殺第五可範朱全忠所殺以下數百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崔胤之徒亦隨授首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南宋未滅而賈似道先死於鄭虎臣之手似道敗于嶺南監押秦檜削奪官爵韓侂胄梟首淮濱由此觀之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利已者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故為君難為臣不易治亂興亡之所由也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為唐武后號國後周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

汾陽克復二京

武穆志存雪恥心一道同

子儀功蓋天下臣子所安

安漢公曹將軍之墓

如鬼如龍

通鑑集要

二京子儀封汾陽王唐初建都長安曰西京開元初又以河南為東京故曰二京而終身富

貴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權姦秦檜其道同也孟德曹操

字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篡

逆之所為也董昭欲加曹操九錫荀文若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

不悅文若恐置之法遂飲藥而死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

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郭曖子儀子也尚昇平公主琴瑟不

調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為主恚入奏子儀囚曖入待罪代宗曰不知不覺不作何家翁兒

女房聞之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曹操臨終始知篡位為言勿聽平生姦偽死見真性非戒其子日題我墓當

墓故云死見真性也操之所以如鬼也聽但云分香賣

履餘無一語及他事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所以

如龍也蘇東坡所作諸葛亮祭文視亮如龍視操如鬼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

通鑑集要

十



舍生而取義

武留匈奴十九年節旄盡歸真卿陳福於

希烈乃殺身以成仁

李希烈偽立據地顏真卿曉李陵

衛律罪通于天

李衛二人出使匈奴就

于虜

張邦昌宋臣元人立以為帝于時元通宋南渡劉

虜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

昭帝立宣帝及光沒霍禹霍雲霍山被

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

琦定英宗哲宗兩朝

退而退及王安石

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休

來辭遂解印綬歸去

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

雲漢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歷成哀平三世

不遷官及王莽篡位轉為大夫嘗作太玄經擬易作法

韓琦定策  
兩朝  
韓琦識用  
舍行藏之  
道  
陶潛心逸  
日休  
楊雄心勞  
日拙

萬古開羣

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

曹操廢帝為王

唐經亂周紀也

武后號國曰周

朱子感興詩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朱子作綱目

云萬古開羣蒙也

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

前示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

麟而絕筆

民之寄

廣微字也嘉定九年少年狀元及第嘗受

士廣微為青田縣尹敬仲

須忘富貴利達之心

希元真德秀字也未第時以命訊

綱目繼獲  
麟而作  
敬仲念子  
里生民之  
寄

通鑑纂要

恩論

七



建安青田  
百世師

殊轍同歸

閔道治心

宗朝為國子祭酒，因教德，是故建安與青田俱為百世師。希元為建安先生，能志富貴利達之心，廣微為青田先生，能受生民所寄之戒，故皆可為百世之師。

循序及修省工夫齊妙，用實殊轍而同歸。循序言生知，修省言學知。

則夜必焚香以告于帝，豈閔道之治其心乎？閔道趙抃字也，抃仕宋神宗朝，夜歸必以日之所為焚香告于天。

因妻邪謀而毀謗朱子，以媚侂胄，乃鄉人之喻於利也。朱子為浙東提刑，至台州，知州唐仲友為民所訟，朱子按得其實，上章劾奏。王淮為丞相，其妻與仲友外兄弟，淮匿其奏，不以聞。淮既罷，韓侂胄為相，朱子上書忤侂胄，侂胄怨之。淮因謀于侂胄曰：『凡所為異者，皆道學之人。』即以道學目為偽學也。

馮道歷事於五季，梁、唐、晉、漢、周，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腹，忘其貴也。嚴光字子陵，與漢光武同學。及光武為帝，召光至朝，夜同寢，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曰：『昨夜客星犯帝座。』光武曰：『朕與故

雲長大節

陳三細事

忠孝本無二致

欲治須知為治之要

人子陵，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雲長關羽字也，與共臥耳。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漢昭烈劉備及張飛三人結義為兄弟，建安五年，曹操擊備，備與飛赴敵，敗走。時羽在下邳，與昭烈后甘糜二氏共為曹操所虜。曹欲亂其君臣之義，使后與羽共居一室，羽避嫌，明燭以達天明。却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

陳三即陳無已也，建中靖國元年，從徽宗郊天，凍少事偽朝，官至郎署，陳情之謬也。音茂也。承正統而陳情，表云少事偽朝，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告墓之正也。

宋承天祥被元兵所虜，安南遣人祭父，革齋先生故曰告墓之正。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益人才難得，為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姦，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民知趨向之方，上下

通鑑卷之

忠孝

三

三



師道尊而善人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

為治以人才為本

求人才以教化為先

治天下者本諸身

賢才輔而天下合

則三綱

是身

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尊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為先。欲行教化，非興禮樂不可也。不興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三綱不正，九疇不敘，而欲致天下之治者，遠矣。故治天下者，必本諸身，身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云：慎厥身，修思永。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貳爾心，上帝臨汝，此之謂也。

通鑑集要卷之一

浙餘姚諸燮理齋編輯

茸城思白董其昌重校 雲間眉公陳繼儒叅閱

○三皇紀

盤古氏 又曰渾敦氏

日本

林厚德校點

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

盤古猶言盤固也渾敦未昭晰之謂也

胡五峯曰盤古生於大荒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于是混茫開矣

天皇氏 取天開於子之義也

天皇氏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

干榦也其名有十即甲乙丙丁戊己

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以定歲

周靜軒曰天皇氏立十干定歲十二支定時歲時既定民始知天道所向矣帝王御世良法不肇端于此哉

首出御世 三才首君

澹泊無為 而俗自化

始制于支 以定歲 帝王御世 良法



爰定三辰

聖人創制立法

聖人垂憲萬世

政教君臣所自起

始構木為巢

聖人有功于民物

地皇氏

取地闢於丑之義也

爰定三辰

三辰謂日月星也

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

周靜軒曰聖人創制立法垂憲萬世其功豈小補哉

人皇氏

取人生於寅之義也

相厥山川分為九區當時萬物羣生淳風沕穆政

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有巢氏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爪

牙肉毒之害食草木之實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取其皮

蔽前後周靜軒曰有巢氏教民居食稼穡使不為禽獸所

燧人氏

始作結繩之政

燧皇四佐

聖德象日月之明

帝德合上下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政八卦六書

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修身理性

燧人氏始鑽木取火教民烹飪作結繩之政為日中之市有四位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

○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華胥之渚履巨人跡因娠生帝以木德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養六畜以充庖厨且以為犧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羲氏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以木德繼天而王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

河圖洛書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有四造書契以代

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象形二假借三指事四會意五轉

註六諧聲使天下文字必歸六書作甲歷制嫁娶正姓氏

通媒妁以龍紀官作荒樂歌扶徠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

而樂音興焉



萬世文字

開物成務

之學

造化之秘

泄于此

聖道之統

亦始于此

鍊石補天

斷鰲立極

始教民樹

五穀

作方書而

醫道立

聖人一心

即天地

三聖開物

成務之祖

電光繞斗

洛六相而

天地治

黃帝受河

圖

陳定宇曰伏羲畫卦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

凶悔吝之塗蓋非特為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

聖道也造化之秘泄於此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

共工氏太昊氏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鬣身朱髮任智自神

于湛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隳高堙卑以害天下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

趙雪航曰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

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鍊五色石補天

斷鰲足立四極聚蘆灰止滔水于是地平天成以愚鄙

見不周山既云天柱必千仞之高共工氏身雖長不過

一丈力雖大不過百鈞豈能頭觸其山而崩之若補天

之說尤謬矣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故曰炎

帝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藝五穀興農事又作方書

以療民疾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

使之義而醫道立矣有火瑞以火紀官○諸侯夙沙氏叛

炎帝益脩厥德夙沙氏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

林天台曰聖人一心即天地無一物不遂其生育之成

無一民不遂其長養之性

趙雪航曰外紀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不知

二聖乃開物成務之祖顧有此怪異之貌乎不足信矣



屈軼生庭  
鳳凰巢阿

黃帝文明

之漸

六術律曆

之要

黃鍾為十

二律之本

律者萬事

根本

垂衣裳而

天下治

黃鍾萬事

根本

大星下臨

華渚

以祀上帝命甯封赤將以利器用命共鼓化狐作舟楫以

濟不通咨岐伯作內經命元妃教民蠶畫分九野而政教

布焉時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凰巢于

阿閣麒麟遊于苑囿

胡雙湖曰伏羲神農其風猶朴畧至黃帝實為文明之  
漸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  
柄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狀為  
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狀後措之天  
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  
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  
治者如此

少昊金天氏名摯姓姬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嫫祖感大  
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在位八十四  
年

鳳凰適至因以身紀官帝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

是曰九淵

顓頊高陽氏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  
女曰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以水德王  
初國高陽故號高陽  
氏在位七十八年

帝作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

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故顓帝為歷宗

又作承雲之樂

帝嚳高辛氏名俊姓姬少昊之孫佐顓帝受封于辛以其  
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以木德王在位七十  
年

命咸黑作九招之樂帝執中而徧天下莫不服從上繼百

年配天之治下開萬世執中之傳帝有四妃曰姜嫄與帝

禋祀上帝而生稷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

之祥

九淵

瑤光貫月  
之祥

五星會于  
天歷

承雲

九招

執中而徧

天下

開萬世執

中之傳

赤龍飛燕  
之祥

堯



日簡狄有飛燕之祥而生契曰常儀生子摯

氣化形化  
赤龍玄鳥  
之祥  
儒者莫要  
于窮理

胡五峯曰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姜嫄履天帝之武而有子不可謂怪至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於窮理

帝堯陶唐氏翼善傳聖曰堯帝嚳之子以火德王在位七十二年

如天如神  
如日如雲

元載帝即位帝之為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茅茨不剪素題不枿大路不畫犬羹不和衣履不敝盡不更為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

仁昭義立

康衢童謠

擊壤歌  
帝力何有  
于我  
華封三祝

繳風射日

作大章樂  
黃茨生庭

遊于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帝巡狩觀于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猥狢封豨脩蛇為民害堯使羿繳風射日又殺猥狢斷修蛇擒封豨萬民大悅○洪水為災四岳舉鯀治之九載弗績○作大章樂○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

通鑑集要

五帝外紀卷一

四



心法身法  
聖學始終  
之要

二字實旨  
竟發

大學八條  
日始此

中庸九經  
亦始于此

開千萬世  
聖學之源

一元文明  
之會

帝堯萬世  
之功盡在

春風和氣  
中

聖人至公  
無私

八元八愷

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莫

莢觀之以知旬朔胡雙湖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帝之心法也允

恭克讓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敬誠為聖學

始終之要也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目

亦始於此不但是也授受之際曰允執厥中中之為義

之源者堯之功也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狀則開千萬世聖學

維時法度禮樂彰狀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常見蓋萬

世之功也趙雪航曰天地開闢至剗之世七政舉九州別人文著

於變時雍天下盡在春風和氣中矣羅景倫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皆謂聖人至公

無私

帝舜有虞氏仁聖盛明日舜姓姚黃帝八代孫以土德王

謂之八元舜舉之使布五教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

下謂之八愷舜舉之使主后土元愷世濟其美

元載帝求賢自輔設旌陳鼓以廣言路和五聲以通八風

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時景星出慶雲

興鳳凰來儀天下明德自帝始○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

民逆命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帝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

陶天台曰明君以求賢為急聖學以得賢為要舜猶求

賢自輔宜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聖人道入德宏如是哉

胡五峯曰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有功

于天下萬世也又曰包羲神農黃帝堯舜五君者有先

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舜之命禹復益以三

言此十六字之傳為萬世心學之要也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

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

點浮雲過太虛耳

元愷世濟

其美

設旌陳鼓

和五聲以

通八風

歌南風而

天下治

解愠阜財

景星慶雲

鳳凰來儀

舞于羽而

有苗格

明君求賢

為急

聖學得賢

為要

聖人澤民

之遠

聖人有功

于天下萬

世

先天地開

通鑑纂要

夏三小已



關之仁制

後天地制

作之義

三聖十六

字之傳

萬世心學

之要

堯舜其心

至今在

一點浮雲

過太虛

流星貫昂

聲律身度

報王帛者

萬國懸物

求諫

十起三握

下車泣罪

鑄九鼎以

象九州

王者協于

上下以承

夏紀

大禹

受禪曰禹。姓姒。黃帝玄孫。禹父鯀娶有莘氏女修已。修已見流星貫昂。夢接意感。孕歲有二月生禹。禹聲為律。身為度。以金德。王在位二十七年。

元歲禹即位。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

○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懸鍾鼓磬鐸。

鞀。以待四方之上。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

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一饋十起。

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嘗出見罪人。下車泣曰。堯舜

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

心。是可痛也。○禹鑄九鼎。以象九州。

胡五峯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使民知神姦者。愚以為為誣矣。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鑄

於鼎乎。狀則禹所鑄者何。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耳。

天休

禹盡生養

斯民之道

鑄鼎為萬

世準

禹疏儀狄

天雨金三

日

黃龍負舟

生寄死歸

視龍猶蝦

心法授受

一中

皇極以一

御八

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禹崩。啓即天子之位。

胡雙湖曰。舜禹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也。夫子稱

禹乃曰。吾無間狀。蓋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禹傷父以

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

於禘鬯而郊。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也。味無間

惡宮室之卑。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也。味無間

之言。其深。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中心仁愛。誠

敬之。至也。堯舜之道。亦孝悌而已。一孝立而萬善從之。

夫子識禹

之心

通鑑



述錄集要

中心仁愛

誠敬之至

孝立而萬

善從禹聖由學

而成

觀河洛者

思禹功

夫子定書

而存甘誓

帝王升降

之幾

太康犯禽

荒之戒

其於立功也乎何有

張南軒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者也

帝啓諸侯朝覲及謳歌訟獄不之益而之啓啓乃即位在天

位九年

元歲啓既即位乃即鈞臺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威侮

五行怠棄三正啓滅之○啓崩子太康立

胡雙湖曰啓繼父有扈氏不服夫子定書而存甘誓固

見啓之奮發有為且著有扈氏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

從可識矣此見禹之傳子非有心也

太康啓子在位二十九年

元歲太康荒逸畋獵十旬弗歸有窮君后羿距之於河立

弟仲康

胡雙湖曰禹之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

皇祖之訓

豈欺我

以失邦皇祖之訓豈欺我哉

仲康太康之弟在位十三年

元歲時羲和沈亂于酒日食罔知王命胤侯掌六師征之

○仲康崩子相立

帝相仲康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元歲帝相既立時權歸后羿相為羿所逐居商丘

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后羿代夏政其臣寒浞殺羿自立

浞因羿室生澆澆長浞使滅斟灌斟鄩氏弑帝相后方娠

逃出歸于有仍娠生少康

少康帝相子在位二十二年○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澆求

放能布德兆謀以收夏衆夏舊臣靡自有一成有衆一

國之墟灌斟鄩之遺民舉兵滅浞而立少康焉

一成之旅

命胤侯掌六師胤侯征羲和

禹

禹

八



通鑑集要

中興自少

康始

中興賢君

賢臣

胡雙湖曰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帝杼 少康子在位十七年

帝槐 杼子在位二十六年

帝芒 槐子在位十八年

帝泄 芒子在位十六年

帝不降 泄子在位五十九年

帝扃 不降弟在位十一年

帝厘 扃子在位二十一年

帝孔甲 帝不降子在位三十一年

劉累豢龍

元歲孔甲好鬼神之事時天降二龍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后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既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孔甲崩子皐立

帝皐 孔甲子在位十一年

帝發 皐子在位十三年

履癸 發之子即桀也賊人多殺日桀在位五十二年

元歲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為無道伐有施氏有施

肉山酒池

夏桀囚湯于夏臺

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關龍逢諫桀殺之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伊尹相湯伐桀放桀於南巢而死夏亡

右夏十七王共四百五十八年

商紀

成湯 除暴去虐日湯姓子黃帝之後在位十三年湯初號商後盤庚改殷○湯為諸侯時出見人張網四面乃

解網更祝湯德及禽獸

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日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者四十餘國及放桀南巢諸侯皆推湯於是即天子之位

人禱

元祀大旱七祀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身嬰白茅以為

通鑑集要

商三少紀卷一

七



桑林禱雨  
六事自責

作大獲樂

聖人無過

湯文會逢

其適

伊傳明其

在我

伊尹是兩

截人

五帝官天

下

三王家天

下

帝王不易

之道

萬世至公

商王外紀卷一

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

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數

千里又以莊山之金鑄幣救民之命作樂曰大獲言能救

也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

或問湯之伐桀是聖人之過與

商是聖人之清也楊龜山曰湯非樂為任文非樂為清

會逢其適而已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入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於我者

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

人及湯三聘幡狀而往是一截人

程子曰五帝官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謂善

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朕賢人難得而爭奪與

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

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

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

知天觀天則

知聖人矣

太甲 湯嫡孫太丁子在位三十三年

元祀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宮自攝政以朝諸

侯太甲居桐三年處仁遷義尹乃奉太甲復歸于亳號為

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

胡雙湖曰天下惟中材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

固中材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

之法

堯舜無優

劣

自古無入

如此說

要之皆是

聖人無優

劣

湯武順天

應人

聖人遇變

而通

聖人達行

自然之數

唐虞泰和

景象

聖人與時

借行

觀四時則

知天觀天

則知聖人



處仁遷義天下中材最多

二君為商周令主

二君克紹前烈

學問之功

大 師保之責

隆 昭烈孔明

知此道

古今善用

權者莫如伊尹

妖不勝德

修德桑枯

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為之抗世子之法耶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為商周令主夫豈其性狀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昭烈孔明知此道矣子王子曰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

沃丁 太甲子 在位 太庚 沃丁弟 在位 小甲 太庚子 在位

雍巳 小甲弟 在位 雍巳弟 在位 七十五年

太戊 雍巳弟 在位 七十五年

元祀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

君之政 其有闕歟 太戊脩德三日 祥桑枯死 商道復興 號

稱中宗 太戊崩 子仲丁立

仲丁 太戊子 在位 外壬 仲丁弟 在位 河亶甲 外壬弟 在位

祖乙 河亶甲子 在位 祖辛 祖乙子 在位 沃甲 祖辛弟 在位

祖丁 祖辛子 在位 南庚 沃甲子 在位 陽甲 祖丁子 在位

作書告諭 臣民

盤庚有六善

武丁恭默 思道

夢帝賚以 良弼

假夢卜以 重其事

聖人無偽

盤庚 陽甲弟 在位 二十八年

元祀 時商道寢衰 耿都有河決之害 盤庚作書以告諭臣

民 遂遷于亳 改商曰殷 行湯之政 商道復興

大紀論曰 盤庚三篇 有六善焉 以常舊服 正法度 一也 圖任舊人 二也 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三也 以人情事

理 反覆開導 民心 四也 奠厥攸居 以無戲怠 為戒 五也 敘欽有德 有謀之人 而不屑好貨 六也

小辛 盤庚弟 在位 小乙 小辛弟 在位

武丁 小乙子 在位 五十九年

元祀 武丁恭默 思道 夢上帝賚以良弼 乃使人以形旁求

於天下 得傳說于傅岩 命以為相

或問高宗之于傳說 文王之于太公 知之熟矣 恐良之 未信也 故假夢卜 以重其事 程子曰 朕則是偽也 聖人

無偽



雉升鼎耳而雉

賢君至誠與天地合

為一體高宗近厚

之過有商一代

家法洪源浚流

商非後世所能及

囊血射天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也武丁反已以思王道

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丁伐之三年克之殷道復

興號稱高宗武丁崩子祖庚立

呂東萊曰賢君至誠與天地合為一體少有過失災異立應高宗于祭祀之間畧有過厚飛雉隨應之此高宗

近厚之過也胡雙湖曰學之為王者之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

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非後世所能及矣

祖庚高宗子在位七年祖甲祖庚弟在位三十三年廩辛祖甲子在位六年

庚丁祖甲子在位二十一年武乙庚丁子在位四年

元祀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搏不勝而戮之為革囊盛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太丁武乙子在位三年

帝乙太丁子在位三十年

二十有三祀商道益衰帝乙有三子長微子啓次中衍季

紂啓賢帝乙欲立之太史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

子乃立紂

紂帝乙子也殘義損善曰紂在位三十二年及武王伐紂紂焚死而殷亡

元祀紂資辨捷疾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始為象箸箕

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而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

之漸自此而始矣○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

己有寵惟言是從厚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酒池

肉林為長夜之飲重立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火

象箸玉杯

酒池肉林

銅柱射斗

通鑑集要

商王外紀卷一

世



崇侯虎諸  
西伯美里  
一物足以  
釋西伯  
西伯獻洛  
西之地  
退之善道  
文王意中  
事  
前後之人  
道不到此  
退之知文  
王之心  
帝乙不知  
變  
天下治亂  
係風俗

之上又為熨斗使有罪者緣之曰炮烙之刑○十有一祀  
紂以周侯昌及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子紂女不喜  
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殺鄂侯昌聞之歎息崇  
侯虎以告紂紂乃囚昌於羑里昌之臣散宜生等求美女  
及珍寶進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昌出獻洛西  
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昌得專征伐為西伯  
昌卒其子發舉兵伐紂殷亡

程伊川曰韓退之琴操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退  
之善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曰可  
謂知文王之心矣  
胡五峯曰大君天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與賢  
與子未嘗執一也帝乙泥立嫡而不知紂足以亡天下  
亦不知變之過矣  
熊勿軒曰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  
代固有道之長也而商一代風俗為最美伯夷叩馬一

三代有道  
之長  
萬世君臣  
大義  
歷三紀而  
後世變風  
移  
商家一代  
人心風俗  
公劉修后  
稷之業  
周道之興  
自此始  
文王生有  
聖瑞  
文身斷髮  
西伯讓位  
季歷  
西伯出獵  
得師  
當有聖人  
適周

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  
率有不肯臣周之心陳同父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  
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而通播遺黎至死不貳  
可見商家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矣

周紀

右商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

文王武王  
文王名昌王季之子后稷之後受命九年  
武王名發文王之子在位七年○公劉脩后稷  
之業周道之興自此始傳九世曰古公直父古公有  
長子太伯次子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娶太任  
生子昌有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  
二人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  
立是為西伯即文王也

呂望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獵卜曰非龍非虜非能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望與語大悅曰先君太公言  
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大公望子久矣故



通鑑集要

周王外紀卷一

十一

尊呂望為太公  
西伯澤及枯骨  
西伯陰行善  
虞芮質成

歸文王者四十國  
文王所以為至德  
文武之心未嘗不同  
文王垂世立教  
武王觀兵盟津  
白魚入舟  
王屋流身

號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西伯為池沼見死人骨命吏瘞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于入乎○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于是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民俗皆讓長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田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文王崩武王立

朱子曰文王惟知以臣事君所以為至德也又曰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惟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劉氏曰文王取庖義氏易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為易爻之詞以垂世立教

武王東觀兵于盟津音孟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王屋流為鳥時諸侯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微子抱祭器歸周聖人之不幸

幸夷齊扣馬武王不納夷齊之諫夷齊義人夷齊耻食周粟采薇之歌何如二者意殊志戾

道悖同歸此義並行不悖武王行一時之權

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不可乃還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微子抱祭器歸周乃伐紂紂焚死于是諸侯尊武王為天子方正學曰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聖人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天下既定夷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劉道原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焉

陳永嘉曰武王太公之心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之心恐萬世之無君此義並行而不悖也

通鑑集要

周王外紀卷一

十一



夷齊守萬世之經

郭用亨曰武王行一時之權夷齊守萬世之經

武王反商

武王既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紂子武庚治殷命釋

表閭封墓

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封比干

散財登粟

之墓追王先世祖考褒封神農黃帝堯舜禹之後功臣謀

封聖賢後

士皆以次錫封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問

箕子陳洪

箕子以天道箕子陳洪範封之于朝鮮客而不臣縱馬華

箕子客而

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用○踐祚三日王問

不臣

士大夫曰惡有藏約而行常者乎師尚父陳丹書曰敬勝

縱馬放牛

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以

藏約行常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王聞言而書為銘○箕子朝

尚父陳丹

周傷殷宮室生禾黍乃作麥秀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仁得仁守

周傷殷宮室生禾黍乃作麥秀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聞言書銘

周傷殷宮室生禾黍乃作麥秀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箕子作麥

周傷殷宮室生禾黍乃作麥秀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秀歌

周傷殷宮室生禾黍乃作麥秀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

上書藏金

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間之皆為流涕○王

作大武樂

疾周公為壇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代王死周公乃以下書

萬世彝倫

藏金滕櫃中王疾瘳○作樂曰大武○王崩子誦立

之道明

也

崇德報功

也

之兼盡

也

武王垂拱

也

而天下治

也

周公攝政

元年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南面負展

南面負展

以朝諸侯○成王封周公子伯禽于魯周公謂伯禽曰我

朝諸侯

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始得三士以定天下子無以國

握髮吐哺

得三士以定天下

得三士以

定天下

定天下

驕人○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夫政不簡不易民

通鑑卷一百一

周本紀卷一



平易近民  
尊賢而尚  
功尊賢而親  
親管蔡流言  
周公作大  
誥感悟迎歸  
微子客而  
不臣周公不  
失其聖  
周公德音  
不瑕  
天理人倫  
之至  
舜用用心  
聖人所以

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太公封于齊。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寢弱矣。○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與武庚反。周公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二年，周公居東，討平武庚。方流言初，王亦疑公。及開金縢，見請代武王事，感泣迎歸。封微子代殷侯，國號宋。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游氏曰：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范華陽曰：象以殺舜為事，舜則封之，管蔡啓殷以叛，周公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則一。舜處常，公處變，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同歸于道  
桐葉戲封  
天子無戲  
言重譯來朝  
越裳獻白  
雉君子不饗  
其質海不揚波  
中國有聖  
人指南車  
定鼎郊廓  
洛邑天下  
之中遷殷民於  
成周立九府圖  
法何德而民  
親其土

五年，王與其弟叔虞別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曰：曰天子無戲言，遂封為唐侯。○六年，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指南車，常為先導。○成王定鼎于郊廓，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七年，周公營洛城為東都。曰：此天下之中。又營成周，遷殷頑民居之。成王復還西都。○太公望立九府圖法。○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



臨淵履水

二篇中切

要之論

成王學力

之到

周公造就

之妙

人主守盛

業而致盛

治

畢公保釐

成周

召公巡行

思政懷棠

刑措四十

餘年不用

○王崩子釗立

胡雙湖曰今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之倫朝會巡狩之法讀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君滋東土倦倦不忘殷民之化至作德日休敬典在德兩言乃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之到而實周公造就之妙歟

康王

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十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初召公治西方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之下當蠶桑耕種之時務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歌詠之○時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王崩子瑕立

胡雙湖曰文武成康父子祖孫相繼者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再

昭王

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周道漸衰王巡狩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載之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王崩子滿立

穆王

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十七年王得八駿馬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欲周行天下祭公祈父祈父周司馬名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惰惰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于祗宮○三十五年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竟征之得四白狼

祈父作祈招之詩式王式金

先王耀德不觀兵

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成康有唐虞之風膠舟溺水



作祥刑書

白鹿自是荒服不至。又命呂侯作祥刑之書，告四方。○王

穆王仁民

崩，子繫扈立。

之意

胡五峯曰：穆王德雖下衰，朕能曲盡典獄之情，偽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

孔子所以

有取

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孔子思狂

狷之意

各繫扈，穆王之

懿王，名躄，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王崩，子繫扈立。

共王

各繫扈，穆王之

懿王，名躄，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王崩，子繫扈立。

非子善養

元年，王命秦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為附

馬

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益。後是時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

封非子於

秦

○王崩，子燹立。

履霜之象

胡雙湖曰：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履

兆于此

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天道之倚

伏可畏

夷王

各燹，孝王之子，在位十六年。

下堂見諸

元年，時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王崩，子胡立。

侯

厲王

名胡，夷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三十年，榮夷公好利，王任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

榮夷公好

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王用榮公

監謗弭謗

諸侯不享。○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國人莫

防口甚于

敢言。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

防川

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聽。國人畔，虢王，王奔彘。二

二相共理

相周公、召公，以太子靜尚幼，乃相與協和，共理國事。○厲

國事

王崩，子靜立。

各靜，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

各靜，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

元年，召公、周公輔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申伯、仲山甫喻

法文武成

康之遺風

申伯仲山甫喻

周王外紀卷一



通鑑卷一百一

海內翕然

向風

王不藉千畝

民之大事

在農

姜后脫簪

宣王勤于

政事

宣王成中

興之名

料民太原

宣王任賢

使能

宣王所以

成功

內順治而

外威嚴

左儒順友

違君

左儒死救

杜伯

德教舉遺亡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二十二年王

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棄先王之功不可王

不聽○二十三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

王樂色而忘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於政

事卒成中興之名○二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乃

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王卒料之料謂簡料其數之多少也

范華陽曰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于外而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在職而左右前後得正

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故宣王之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四十六年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

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

怒殺杜伯左儒死之○王崩于宮涅立○王崩于宮涅立

山崩川竭

幽王

名宮涅宜王之子在位十一年

二年王無道三川竭岐山崩○初夏之衰褒人之神化為

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殺之藏其漦

厲王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為玄龜入王府府童妾遭之

而孕懼而棄之時童謠曰壓弧箕服壓弧弓也箕草名實可結為服盛箭者

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得所棄

妖子育之逃於褒褒人褒姒人有獄而入是女於王即褒姒也褒姒有寵于王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

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六年辛卯朔日有食

之○褒姒不好笑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火諸侯悉至

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周王外紀卷一

七

通鑑卷一百一

周王外紀卷一

七



徵兵莫至

○十一年申侯召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諸侯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而西周以亡。

平王 名宜臼幽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平王東遷

元年平王以豐鄆逼近犬戎東遷都于洛邑而號令不行

齊楚秦晉漸大

春秋托始

宋子曰申侯召犬戎殺王平王知母忘父知立已為德而不知殺父為怨忘親逆理甚矣故春秋托始于平王

孔子作春秋以正

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孔子作春秋始此蓋寓褒貶于

王之法

賞罰以正一王之法○王崩子之子琳立

鄭伯射王

桓王 名琳平王之孫在位二十三年

鄭人遣使謝勞

十三年王伐鄭鄭與王戰射王中肩因遣使謝勞○王崩

鄭伯以璧假許田

子佗立○魯桓公脩好於鄭鄭伯以璧假許田公許之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小白歸國鮑叔薦管夷吾

十二年齊小白歸國是為桓公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

臣不及夷吾者五

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不及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

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固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

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

弗若也公于是以仲為相號曰仲父

管于天下才不及其才

胡五峯曰桓公所以有始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天下才當以上贊

仲父

于天王中興周室也

管夷吾嘗與鮑叔賈分利多自與叔不以為貪知仲貧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周王外紀卷一

三十一

知我者鮑子四民勿使雜處制國為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管仲謹塩筴夷吾志在強國夷吾巧于用詭管仲得盡其才管仲術類商鞅管仲德不及才大人必以禮樂正天

嘗謀事窮。叔不以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敗。叔不以爲怯。知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齊桓公始霸，會諸侯爲盟主。管仲爲政，四民勿使雜處。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謹正塩筴以富國。

陳潛室曰：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特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以欺隣耳。其巧于用詭哉。

劉道原曰：管仲盡地利以成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爲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廣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

王崩，子胡齊立。

釐王，名胡齊，莊王之子，在位五年。

下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諸侯立盟自北杏始曹沫劫盟齊桓不背曹沫之盟

元年，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王崩，子閔立。

惠王，名閔，釐王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十七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鶴，因敗績，衛滅。」○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

衛公好鶴鶴乘軒桓公召陵之師

周王外紀卷一

三十一



齊楚盟于召陵

齊桓葵丘之會

天威不遠

君子不困

君子不禽

不鼓不成

列世笑以為

宋襄之仁

荀息有詩

人重言之

王祭楚子使屈完乞盟于召陵桓公許之○王崩子鄭立襄王名鄭惠王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致胙於桓公使無

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乃下拜登受○宋襄公與

楚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宋司馬請擊公曰君子不

困人於厄迨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

子不重傷不禽二毛頭半白黑者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

列世笑以為宋襄之仁○晉獻公卒奚齊立晉里克殺齊

大夫荀息立齊弟卓殺卓及息

司馬涑水曰獻公使荀息傅齊荀息曰臣竭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濟之及克殺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詩人重言之義愚謂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獻

公廢長立少荀息不能明白義理以格君心而遽以死許之是荀息之言玷于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狀則左氏之志所以貶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元凱失左氏之意

左氏所以貶息

懸書宮門

文公召王會河陽

天王狩于河陽

子犯先軫之謀居多

晉文伐原示信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

晉文請隧古人推賢

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龍返于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二十年晉文公召王會于

河陽踐土諸侯畢朝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金履祥曰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如勤王示義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假之也

真西山曰晉文以父師事狐偃趙衰而二子未講聖賢修身治國之道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遜能之意

子餘非舅  
犯所及

三人皆秦  
之良

太史書盾  
弒君  
趙盾亡不  
越境

勤天王之狩  
子餘之言論風旨  
又非舅犯所及

勤天王之狩第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朕  
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子車氏之三

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

傾王名王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

匡王名班傾王之子在位六年

六年晉趙盾弒其君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是為成公

初晉靈公不君宣子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

門開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麇退歎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後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

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朕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

宣子自貽

伊憖

董狐書法

不隱

趙盾不能

改董狐之

書

楚子問鼎  
在德不在

鼎

桓文功在

王室

五伯優劣

何如

秦穆不得

為諸侯盟

主

宋襄知畧

不如桓文

五霸莫如

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憖

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過惜也越境乃免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楚莊王始霸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

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大小未可問也楚子羞懼而退

胡雙湖曰五霸迭興始有優劣者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君至再已而伐晉伐我以成霸業未乃收賢

臣以從死其不得為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

窺周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殆無虛日宋襄智畧不如

桓文強暴不如秦楚而興師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十年春秋時有趙夙者事晉夙生襄襄生盾人曰趙襄多

通鑑集要

周王外紀卷一

襄



通鑑集要

桓文  
夫子大管

仲之功

冬日夏日

立孤與死

孰難

魯初稅畝  
魯作丘甲

巫臣取夏  
巫臣請通  
于晉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賈索之朔客程嬰公孫杵臼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認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及武長嬰其實告方攻族賈報之○十三年魯初稅畝○十七年魯作丘甲○王崩子夷立簡王名夷定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二年先是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甚美莊王欲取之申公巫臣諫止之楚令尹子反亦欲取之巫臣又諫止巫臣奉命聘晉取之以行子反族巫臣之家巫臣怨楚請於晉侯乞通吳於晉合力制楚師楚於是疲於奔命

談笑當裏  
甲之變

六官之長  
皆民譽  
晉悼公能  
復伯王

和我五利  
魏絳請和  
戎

五年韓厥言于晉侯景公曰成李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身退朕如不勝衣其言訥訥朕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裏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可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朕竟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十三年晉悼公立悼公年十四而甚賢明使魏魴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所以能復霸王○王崩子泄

心立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生而有髻在位十七年

三年晉悼公欲伐戎魏絳曰諸侯新服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因陳和戎五利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

通鑑集要

周王外紀卷一

五



通鑑集要

悼公以半賜魏絳

季札願附子臧之義

季札之才近伯夷

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南史執簡以往

侯畏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煩四也監于后

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侯乃使絳盟于戎鄭賂晉

以鍾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吳壽夢有四子長諸

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

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

願附于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昧欲傳以次必致

國于札卒不受邵子曰季札之才近伯夷○二十一年孔子生○二十

四年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書

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王崩子貴立

景王名貴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吳使季札聘魯

季子請觀周樂

季札觀六代之樂

鄭使公孫僑為政

子產不毀鄉校

晉使韓宣子來聘

周禮盡在魯

子產作丘賦

為善者不改其度

元年吳使季札聘魯請觀周樂魯人為奏六代之樂黃帝堯舜禹湯

○二年鄭使公孫僑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執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或請毀鄉校子產曰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行之

其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五年晉侯使

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七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

通鑑集要

周正外紀卷一

七



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

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

法于貪敝將若之何○九年鄭人鑄刑書子產作丘賦鑄刑書不達為國

以禮底道二十三年孔子適周既而反乎魯魯大夫孟僖子

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謂商之後滅于宋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正謚考父字孔子祖佐宋三命

滋益恭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

走亦莫余敢侮籩于是粥于是以糊子口其共也如是吾

聞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世必有達人今將在孔

丘乎我獲汲子必師事之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

學禮焉○孔子問禮于老聃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鄭人鑄刑書

子產不達為國之理

三命滋益

恭

明德者其後必有達人

孔子問禮于老聃

老聃

盛德容貌若愚

老子猶龍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古之遺愛

子產得聖門器使之道

史墨論歲星在越

王崩子丐立

敬王

十年吳伐越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十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為友皆楚

難及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真西山曰子產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無能及之者

名明景王之子在位四十四年

史墨論歲星在越

王崩子丐立

敬王

十年

史墨



覆楚復楚

包胥如秦

乞師

相魯侯會

夾谷

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

孔丘知禮

而無勇

人也。伍員父為楚平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員既奔吳，遂道吳伐楚，入郢，鞭平王尸。包胥乃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包胥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絕。秦乃出師，遂敗吳師，昭王復國。○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司馬以從。」犁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既會，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旗旄、劔戟、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予盟，兵不逼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齊侯心

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

齊歸汶陽

謝過

墮三都

孔子誅

正卯

人有惡者

五

作糜之。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戲而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即首足異處。景公懼，婦語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寡人得罪于魯侯，若之何？」因歸所侵汶陽之田以謝過。○二十二年，孔子言于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以墮公室。叔孫氏先墮，邠季氏墮費，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孔子亦去魯，若使久居。○二十三年，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誅大。夫少正卯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心逆而險，二行僻而堅，三言偽而辨，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



七子異世同心

無戾無郵三月政成

化行

袞衣惠我無私

賢聖得民

歌器

明君以為至誠

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惑世強力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人謗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劉道原曰子產從政一年而謗三年而後誦孔子攝相而謗三月而後誦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遂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狀歎曰嗚呼

子路問持滿有道

沈猶氏不敢朝飲其

羊羔豚不飾

價

子路治蒲三善

呼物鳥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別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乃婦女樂于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郊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去魯○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



夫差厲志  
報越  
臨河興歎  
勾踐棲于  
會稽

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夫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固樹木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擾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二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吳闔閭卒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二十五年孔子適衛將見趙簡子聞殺竇鳴犢舜華二子晉賢大夫臨河興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反于衛適陳○二十六年吳夫差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勾踐既敗以甲楯五千棲

大夫種行  
成于吳  
伍員諫釋  
越  
樹德莫如  
滋  
勾踐能親  
而務施

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二國名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敵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仇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二十七年衛靈公薨乃立輒衛蒯聩輒入輒拒之子路與其難蒯聩之臣石乞孟厲以戈擊子路斷纓子路結纓而死○三十一年孔子自蔡如葉音攝乃反楚地于楚楚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于楚則陳蔡危

子路結纓

通鑑纂要

周王外紀卷一

五



夫子道大莫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西沮孔子

禮樂自此可述

矣相與發徒圍之于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子曰不容何病不容狀後見君子楚昭王與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卒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國之福也昭王乃止○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季康子迎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弦歌之禮樂自此

韋編三絕

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

游夏不能贊詞

撥亂反正莫近于春秋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

熒惑守心

徙三度

天高聽卑

君人之言

可述晚而喜讀易韋編三絕序象象繫辭說卦文言○三十九年魯人西狩獲麟仲尼往觀之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于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史記曰

撥亂反正莫近于春秋而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四十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動候之果徙三度○四十一年四月



道遙門歌  
泰山梁木

魯君兩失

已丑孔子卒于魯孔子時年七十三歲蚤作負手曳杖逍  
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  
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  
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  
子謂賜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作  
而天下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公誄之曰  
昊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  
嗚呼哀哉尼父子慙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魯君兩失之葬魯城北泗上○王崩子仁立  
劉道源曰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  
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

元王名仁敬王之子在位六年

解劍懸墓

臥薪嘗膽

范蠡諫許  
吳行成  
勾踐致貢  
于周

范蠡遺文  
種書

范蠡乘舟  
江湖  
鷓夷子皮

元年吳季札聘上國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之使  
還徐君已沒遂解劍懸墓而去○三年越伐吳滅之初越  
勾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  
勾踐反國臥薪嘗膽愛民養士二十餘年乃伐吳吳王兵  
敗使人行成范蠡諫曰天以吳賜越越豈可逆天乎吳王  
乃自殺勾踐既敗吳北渡淮與齊晉會徐州致貢于周王  
賜胙命為伯○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初蠡遺文  
種書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  
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蠡裝輕寶珠玉  
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鷓夷子皮○王崩子介  
立

通鑑集要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貞定王名介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

十一年晉智伯與韓氏趙氏魏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

其地○十六年陳公子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更姓田

子孫盛多其後齊亂公室卑弱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乃以

家量斗大貸於民而以公量斗小收之民莫不戴之國內多篡

弑立君皆由田氏田恒弑齊簡公襄子為齊相至是與三

晉通使盡以其兄弟宗人為都邑大夫○趙襄子使新稚

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狄二邑襄子有憂色曰飄風暴

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

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

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

田氏好施得民

襄子有憂色

趙氏其昌

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西門豹禁河伯娶婦

公儀子拔園葵

道之主為能持勝○王崩子嵬立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在位十六年

元年魏俗為河伯娶婦為求福計及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

豹力禁之○公儀子相魯出織帛妻拔園葵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女利乎○王崩子午立

通鑑集要卷之一終







